

陈忠实：谍战小说中的上乘之作，令人不忍释卷

古城谍魂三部曲之二

马营◎著

1938

1938年夏秋之交的西安具有特殊位置，南北位于白区和红区的交界，东西位于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交界，成为了各方情报系统争夺的关键地方。

作家出版社

密查·1938

马营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密查 1938/马营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7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66 - 1

I. ①密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6299 号

密查 1938

作 者: 马 营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http://www. haozuojia. com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印张: 21.75

版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66 - 1

定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—

鬼子的飞机又来了！

上午十点光景，西安城的空袭警报骤然响起，时在新历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。警报声音滞涩，如冗长的牛叫，并不犀利，却可以割开难得的宁静，也不尖锐，却可以刺穿芸芸众生的心脏。报警点设在四面城墙的高处，警报声毫无商量余地，汹涌着包围了古城，重压在每个人头顶，充填了大街小巷。百姓们不知警报声是如何制造的，于是想象变成一种印象，估摸着有个巨人在搅动一个巨大的风车，发出了锯硬木的噪音，听起来脚趾尖都会发麻。那具并不存在的巨型风车，把整个西安城也搅动了，突如其来的不知所措，更增添了恐惧和慌乱。警报声三长三短，市中心的钟楼上升起了一盏红灯，代表敌机已经飞过黄河，进入陕境。

警报刚响时，王立正在武家的第一进院中，顶着太阳晾晒洗好的衣裳。听见警报，他把手搭在竹竿上侧耳凝神，如被施了定身术。听完第一遍的一长一短信号，如梦方醒般，连忙把木盆一蹬，从前院朝二进院子跑去。他刚过十七岁，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，身体和心智也是如此，懵懂中已经有了精明，稚气中已经有了成熟，却都未滿，只有六成。娃娃脸上稍微显出了棱角，带着些许婴儿肥，上唇一层淡淡的胡须还是茸茸毛。整个人就像刚萌出嫩角的马鹿，刚长出獠牙的獒犬，有种生涩的生猛。皮肤被太阳敷上了一层古铜色，却细嫩得有层包浆似的。

武家的庭院还是老样子，坐北朝南分为三段，前房和一进院，中房和二进院，正房和后院，但惯常在正房前晒太阳的武老太太，如今变成了长孙武伯英。天气闷热，难以入眠，武伯英昨夜看书直至凌晨，出来就在堂屋门口的躺椅上睡着了。阳衰阴盛，昼夜交替特有的清凉叫他睡得非常深沉，一觉直到仲夏毒辣的太阳出来。日光恰被东厢房挡住，没有照到他脸上，眼皮未被晃亮，也可怜他似的，不愿打扰清梦。王立虽然早起，做了早饭洗了衣裳，却一直不忍心搅扰他，做事走路甚至呼吸，都放至最轻的程度。只有防空警报焚琴煮鹤般不管不顾，把声浪扑打在了武伯英身上，他却充耳不闻，睡得就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“干大，干大！”王立边跑进天井边喊叫，“轰炸，轰炸！”

武伯英对干儿子犹如漩涡中柴草的叫声，有了反应，艰难地撑开了眼皮。充

眼都是被阳光镀上亮白的景物，异常刺眼。他却连皱眉咧嘴都做不了，脸面似乎被涂上了一层橡皮。非常奇怪的表情，在尽最大努力用意念和五官较量。自从西安事变前夜，中了日谍“菊剑”吴卫华的马钱子毒，虽说捡了一条命回来，但四肢僵直和面皮死板的后遗症，就伴随了残生。

“不要紧，才过黄河。”武伯英慢悠悠说着，艰难地从躺椅上欠了欠身子，却没拾起来。

王立赶忙过来搀扶，将他拉了起来。

武伯英微笑着看看他，用中指蹭了蹭两个内眼角。“八月的薪水你去领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怎么不去？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？”武伯英略微有点愠色，却理解少年的为难，“他们现在虽然叫了中统，却少不了我一份薪水，名正言顺。我昨天给刘天章打了电话，他叫今天一上班去拿，飞机一来，又耽搁一天。”

“我洗衣裳了。”王立狡辩一句，“夏天的衣服，一天不洗就馊了。”

武伯英又瘦了一圈，眼眶下陷，颧骨外突，眼睛越发显得犀利，下颌更加棱角分明，凸显着坚定的毅力。但掩不住面色的苍白，给人大病初愈的感觉，也让人不禁怜悯。精神却比从前更加饱满，似乎要与僵硬的肌肉抗争，必须拿出十二分的精神，来指挥四肢和面部做哪怕一个微小的动作。所以他就像装满铁水的钢炉，浑身都充盈活力，却被肉体紧紧包裹。“我拿命换来的钱，用来续命，谁敢说不给。你听干大的，不要觉得我现在不给他们干了，就不好意思。我出过的力，把西安中统这些人捺在一起，用铁丝穿一串，三年也赶不上。你自己不气长，人家就眼黑，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啥了？”

王立咬着嘴唇，眼神决绝：“没人说啥，谁要说啥，我就和他弄。”

干儿子王立，是武伯英今年春节收养的小叫花子。父母在豫北安阳，因为华北战事激烈，就把他送来西安省立二中读书，每月寄钱过来。寄了四个月，初冬时节安阳沦陷，没钱打来也没消息打来。这孩子认定父母已经死在战火之中，参加学生救亡运动，整天游行示威。成了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，再连一堂课都没上过。学校整顿亦化校风，就把王立开除了，既是处罚违纪又为甩脱包袱。安阳逃来的人将父母双亡的消息带来，王立就朝东走，去豫北前线找部队参军，拿枪报仇。他好不容易混到灵宝，却被东征陕军收容，拒绝了他的参军请求，随着几十个孤儿被大卡车送回西安。少年们被安顿在灾童教养所，力所能及地生产一些军需物品，王立不安分，又逃了出来。这次刚逃到渭南，就被退入关中的中央军伤兵抓住，暴打了一顿，强迫背行李，被敲打着又回来了。王立再瞅空子从荣军休养所逃出来，经过几次折腾，再也没力气东去，只好沿街乞讨。三天没吃东西，

加之腊月格外严寒，被折磨得几乎失了人形。时至年关，花子到谁家门前都是晦气，所以最可怜的人也没人可怜，恶言驱赶，嫌恶异常。王立走到武家门前，见大门紧闭，以为是座空宅，就盘在门口等过往人员施舍。他一副讨吃的样子，却没讨吃的甜口，一言不发。看见互相走动的亲戚，互相问候的街坊，都是祥和安然表情，更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，恨恨地看着沉浸在年气里苦中作乐的人们，和谁都有仇。

武伯英腊月二十三祭灶时，就被刘天章接去过新年，刘是中统局新委任的西安调查室主任，他的到来标志着陕西党系特务机构重建成功。他本不愿去，无奈刘非常诚恳，专门歇公一日，要借着祭灶和老上级亲近。武伯英只好去了，这一去就是一耽搁，刘天章虽未娶妻，家中用人齐全，生活伺候得舒坦适意，过了个好年。他享受到大年初三中午才回来，看见门口卧着的小叫花，就从刘天章补发的薪水奖金里抽出一张大钞，随手扔在面前。然后自顾去开门下锁，不料小叫花随手捡起一颗石子，用大钞包了扬手扔进了武家。他正进二道门，房顶上骨碌碌滚下一物，却是刚才的施舍包着回报，差点砸中脑袋。武伯英诧异地拾起石头，回到小叫花面前，问他咋要吃的还嫌馍黑。小叫花如被羞辱的幼兽，龇牙咧嘴说我要馍不要钱。他觉得这孩子不简单，摇了摇手里的年货包，我没馍有点心。王立至此就进了武家的门，武伯英知他心中仇恨太多，不愿再放出去惹事，硬是留了下来，宽慰他父母没有丧生，劝说他在西安等双亲来找寻。王立知恩图报，在武伯英指点下，竭力做着家务，用以实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老理。武伯英凭着职业敏感不敢大意，私下冒充叔叔寻访失散的侄子，把学校和灾童所访了一遍，除了姓名是假的，其他一切都真。实话说武伯英有私心，既维护了自己的善良，又找了个说话的伴儿。他却从不表现出主人的地位，当一家人去待他，没到春暖花开王立就改口叫了武哥。武伯英听了这个称呼笑得差点背过气去，我比你爸小两岁，你意思我还得把你爸叫叔，起码也是个你干大。王立不承认这个称谓，却受好奇心驱使不停打问武伯英的前事，他就讲了一点。知道他恨日寇入骨，武伯英只拣在西安打击日本谍报网的事情讲述，第二次王立央求他再讲，开口就是干大我服你了。

武伯英见他又犯了混劲，加玩笑道：“你说这炸弹又没长眼睛，今天要是给中统院子落一颗，你明天找谁领去？”

“都炸死才好！”王立翻了翻白眼，着急地催促，“咱快走吧，再去迟了，防空洞又满了！”

王立锁好院门，跟着武伯英出门西拐，走上了北大街。三通警报一过，满城兵荒马乱、鸡飞狗跳。各色人等均撂下手里的营生，轻装简从，扶老携幼，拖儿带女，朝最近的防空洞跑去。小孩子被大人呵斥着恐吓着，吓得哇哇大哭。店员

们紧张地给门窗上铺板，慌乱中把西五上成了东八，老板的骂声随即而起。有钱人坐着黄包车，车夫已在拼命奔跑，还不停踩着铃铛催促，吆喝让路。有几小队军警正在街上集合，准备轰炸过后的营救，扛着铁锹，拎着水桶，参差不齐。灭火队调来了两辆木水车，长车辕上穿着铁皮桶，藏在路边大槐树下，准备扑灭燃烧弹引起的火灾。还有一辆卡车改装的救火车缓慢驶来，车厢加装了铁皮水箱，两边踏板上各站着一个青年舀水工。小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，在老师前后照应下，原本还排着纵队，看见慌乱的情形，个个争先恐后，失去了队形。武伯英走得慢，王立只好捺着性子跟在身边，不时焦急催促。新式救火车是高档货色，能闻见死水的腥味，两边的救火员趾高气扬，大声吆喝着车前的人群：“给灭火车让路，给灭火车让个路！”

常在后宰门一带走街串巷卖凉粉的老马，担着养家糊口的担子，也朝北顺城巷小跑。一头挑着案板摊着凉粉坨子，下面是小瓷碗铁勺子和洗碗水盆，一头红木盘内摆着六个耀州老碗，放着调料汁子，下面是木炭炉子煨着热粉卤汁。这时警报拉响急促的短声，说明敌机已到渭南，回头看钟楼上升起了第二盏红灯。这个信号让所有人都加快了脚步，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虽都不再吭声，粗重喘息却汇集成沉重的嗡声，似乎从地底传来。老马挑着担子，负重又看不到脚下，本来就踉踉跄跄，也不知怎么磕碰了一下，连人带担子扑倒在地。软硬东西一股脑甩了出去，该散的散，该碎的碎，扑腾了一片。有好心人赶忙将他扶起，老马看看祖传的营生现世的活路还是没保住，只好扔下整副挑子，在邻里裹挟下朝北跑。他边跑边跳着脚，拿出吆喝的粗喉咙大嗓子，朝天上破口大骂，吐沫星子落了一脸。“日本人！日你先人！我日你先人的先人！”

武伯英在碎瓷片中拣起一块碗底，略微端详后自言自语：“黄青釉，紫酱斑。深灰胎，斜刻花。底不蘸，红铺砂。明朝的耀瓷，失传了。”

王立不明白，恬着脸问：“啥？”

“你干爷开过当铺，是西安城有名的古玩要家，特别对瓷器，算头把刀。”武伯英边走边说，翻弄着碎瓷片，“当时他认出老马这几只碗，是晚明的耀瓷老碗。我爸要拿一院房和他换，老马不肯，说这六只碗养活了他人老八辈子，换了房产只能风光一辈子。我爸也就算了，一直想看看碗底，证实自己的眼力。可惜老马碗里的汁子，从来就没卖干过，也就没叫他饱个眼福。”

王立若有所思：“小鬼子炸弹还没下来，就先毁了一院房子。”

武伯英苦笑一声，把破碗底扔在地上，倒给王立找了个营生。武伯英走得慢，他心急火燎，也不得不憋住，就把碗底踢着解心慌，一路朝北门防空洞走去。快到北门口时，腿脚快的市民已经进了防空洞，剩下的净是些老弱病残。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叔，从身后急急跑了过来，呼吸粗重，满脸通红。超出武伯英、王立不远，大叔的绑腿松了，赶紧弯身收拾，不料就一头栽在地上。二人连忙赶上去扶

他，翻过来一看，口中吐着白沫，已经没有了气息。武伯英用手在脖子上一摸，大筋鼓胀，却没有血液涌动。人已经没救了，看来不是跑炸了肺，就是跑爆了心，不然就是血淹了脑仁。隐蔽在暗处的几个警察连忙扑过来，七手八脚胡拉乱拽，把尸体弄到自己的藏身处。其中一个小头目转过身来，冲着二人气急败坏地喊：“赶紧跑！麻利些！还看啥呢！”

警察的喊叫，把前面的两个小脚老太太惊得魂飞魄散，脚下踉跄跑不动，心里熬煎还焦急，赶紧趴在地上，匍匐着朝前顾蠕。两个老人浑身是土，甚是可怜，二人连忙上去，一人架起一个，搀扶着朝北走。城墙上挖的防空洞已经塞满了人，一孔孔都合上了简易门扇，有些进的人太多，门只能半关，露出了脊背屁股。有失散了孩子的大人，一声声沿着北顺城巷大声叫唤碎娃的名字，希望能传出心尖宝贝的应声。很多扎不进防空洞的人，只好聚集在北城门洞内，相互挤着尽量朝里拱。二人把老太太扶进城门洞，大家见是老人，赶紧接了进去，又是婆婆又是安慰。北门瓮城的一圈城墙上，也是防空阵地，这时高射机枪“嗒嗒嗒嗒”开始射击，防空炮也“咚咚咚咚”对空开火，巨响就在头顶炸开，震得城门洞抖了起来，细土纷纷落下，罩了避难人满头满身，“嗡嗡”声在门洞里回旋往复，就如山呼海啸。敌机已经飞临，全城防空武器一齐开火，远远近近全是枪炮声，大家的心也都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似乎再震几下就要咳了出来。

也不知从哪里跑来一个老汉，一头扎进了城门洞，扑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周围的人叫着喊着，和头顶的枪炮声混合在一起。

“不行了！”

“过去了！”

“没人了！”

“死了就扔出去，腾点地方！”这个绝情的声音还没喊完，紧接着就变了哭声，“爹！咋是你！你咋胡跑啥呢！”

日本飞机从东南来朝西南去，飞到城南分作两队，各自飞往东西郊区。武伯英闭目静听，城中并无巨大爆炸声响起，防空炮火起了作用，敌机不敢轻易飞临。再细听了一会儿，东、西两面传来了翻天掀地般的爆炸，沉闷遥远，让地皮都颤抖了起来。看来炸弹扔在了东、西郊外，这次近郊的街村又遭了祸殃，城区避免了损毁。危险不在身边，武伯英冲王立使了个眼色，二人离开拥挤沉闷的人堆，弓着身子出了门洞，靠东边的墙根蹲了下来。北门敌楼上的燕雀被炮火惊扰，都飞了出来，旧鸟恋巢不愿离去，在城楼上久久盘旋。枪炮腾起的硝烟，形成了一团巨大黑雾，把城楼包裹了进去，那些天空的精灵，就在黑雾中穿梭哀鸣，直到被黑烟呛晕，“噼噼啪啪”落下来摔死。武伯英看看脚前地面，密密麻麻布满了鸟尸，都是麻雀和燕子。这些房檐下做窝的鸟儿，是人的同居近邻，今天也遭了人祸。武伯英麻木的脸抽了一下，未做出本想表达的怜惜表情，只是腮帮子一紧。

“三十八。”武伯英嘟囔出个数字。

紧靠着他的王立听见了。“死雀儿？”

“飞机。”

突然有两个人影，穿过土雾硝烟，沿着北大街急跑过来，站在瓮城前的空地上举棋不定。武伯英先于他看见，王立先于他反应，欠起身子边刨手边招呼：“这里，这里！”

两人得了指点，朝城门洞跑来，依样画瓢在门洞西边靠墙蹲下。一个年长，五十出头，一个年轻，三十稍欠，斜背着一只长带小皮包。四个人就这样一边两个，摆了个双份石狮子。那个年轻人和王立靠内，就近冲他拱拱手：“小兄弟，谢了。”

王立表示举手之劳的方式特别，狠狠盯了他一眼，意即纯属多余。武伯英把头低下来，拿起被王立踢来的耀瓷碗底，在地上画了几下。西边那个半老头子挑眉皱额，边朝天上看着边耸动后背，想找个更舒服的靠背。

年轻人对王立的态度不以为意，继续问道：“小兄弟，后宰门在这北门的东边还是西边？”

“后宰门要是没门，火药还能拿沙锅熬呢！”

年轻人觉得自己够客气了，还无端呛了一鼻子灰，不解中带着不悦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这样说话？”

“过了，朝南看。第二个十字东边，就是后宰门。”武伯英不等王立斗嘴，把瓷片撂下接过话，地上多了个字，是个“葛”。

年轻人朝南看了看，明白了指点所在，点点头示谢。

武伯英侧目打量了下老者：“你们是不是要找个姓武的？”

“武处长，相约不如偶遇。”那老者接嘴道，“日本飞机，把我们赶到了一堆。”

“葛主任，你应该叫我零号学员。”

“你还应该叫我校长呢！”

不等两个长者继续隔着年轻人头顶叙旧，东南方传来一声巨响，爆炸的气浪居然吹到北门，把四个人迎面一激，带着怪异的温热。这声巨响打断了交谈，大家又都默不作声，木木地靠着城墙。等了片刻，远郊的爆炸声先在隐约中消失，接着防空武器也都停火，解除的一长声警报却没有响起，钟楼上的红灯还是两盏。和往常一样，轰炸虽然停止，敌机失去了踪影，当局却担心它又冒出来，不敢解除警报。市民们已经习惯，程式般从工事中出来，三三两两朝原来的地方返回，庆幸又逃过了一劫。警察们吹着哨子，吆喝人们继续躲藏，大家却不听从劝告，自顾去讨生活。人群带着麻木，警察带着敷衍，毕竟饿死和炸死的结果分别不大，

过程却更加痛苦。

四个“石狮”也站了起来，随着人群朝南走，葛寿芝看看武伯英，眼神中带着淡薄的疼爱：“你还活着。”

“死不了。”武伯英想笑没笑出来。

“病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打紧。”武伯英眼中的暖意稍纵即逝，“是毒，不是病。”

“我这次给你带了些药。”葛寿芝斜眼看看他，特工学校最得意的门生，“你对毒药也在行，毒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病。”

武伯英重新敷上感激回望：“你对毒药的研究，才是首屈一指的行家。”

“淹死的都是会泳的，你这懂毒的中了毒。”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——关于武伯英在事变前夜那些事儿，整个特工情报系统一直这样传扬。武伯英毒死了代号菊剑的日本女间谍吴卫华，从吴处得到张杨要兵变的讯号，即刻赶去牙医诊所阻止共产党刘鼎煽风点火，却中了刘毒。

葛寿芝感慨道：“咱俩培训基地一别，这是第二次见面吧？”

武伯英面无表情：“是呀，我至今一直怀念那段日子。”

来的年轻人知道葛主任找到了此行目标，武伯英因为西安兵变之前的辉煌，在情报界名气很大，故事他知道不少。王立听武伯英讲过对付日本人的事情，破松山小组，杀假菊剑，毒真菊剑，除了这些最过瘾的，也听过特务培训基地的见闻。听他称呼老者，知道提过的校长，觉着就是教出齐天大圣的菩提老祖，自然规矩了不少，乖乖跟在后面，再也不敢造次。

葛寿芝边走边抬手介绍：“张向东。”

年轻人笑笑伸手过来：“久仰武处长的大名。”

“早都不是处长了。”武伯英点头致意，伸手回握，然后偏头看了身边的王立一眼，“王立，我同学的孩子，父母死在了安阳。”

葛寿芝不太信任地看看王立，似乎对这个关系有所怀疑。

几个人沿北大街朝南，走到第一个十字，东边正是崇廉路西口。站着一排戒严警察，拿着漆黑的木质警棍，阻拦入街的人流，围观的、等待的、看热闹的，拥成了圪塔。朝街内望去，只见东段靠北的一院民房，腾起粗壮的黑灰色烟柱，房顶被掀开了，檩子、椽子支棱着，像是刚被轰炸过的样子。四个人看了一会儿，顺着警察驱赶，稍微朝外站了些。张向东有些疑惑：“日本人给城里扔炸弹了？”

武伯英看看他。“没有。”

张向东还是不解：“那怎么成了这样？”

武伯英压低了嗓子，将嘴靠近他耳边。“这家人是新来的街坊，他们一住进来，我就觉得蹊跷。他家借着全民防空，雇了打井箍窑的匠人，给院子挖了防空洞。

但是据我所知，军统调查清楚了，他家的洞不藏人，而是存放共产党秘密文件的地下保密室。军统几次组织搜查，都没突破进院子，据说有个地道，和八路军办事处连着。这条地道挖得不浅，警局的人假扮工局的，还假装施工了几天，在路上又是测量又是敲打，也没找见确切位置。你说这炸弹，是天上下来的，还是地上过去的？”

张向东明白了深意：“看样子真是徐亦觉，趁着人都出去躲飞机，用炸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。”

武伯英冷笑道：“军统的徐亦觉，很有手段。”

张向东点点头：“离七贤庄八办有多远？”

武伯英抬手朝东一指，张向东顺着手指方向，目光穿过人群，穿过警察警戒线，穿过整条街道，直达崇廉路与北新街相交的十字东南角，一片青灰色的砖瓦建筑群。因是新修的庭院，要比普通民房高大很多，自成一统，距离虽远，看得真切。“只有五六十米，看来地道虽不长，却非常深。”

“七贤庄”现为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驻地，几乎成了西安共产党派驻机构的代称，抗战初期共产党主动改编部队请战抗日，并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八路军，第一阶段抗战结束，国民革命军重新整编，将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。但八路军这个名字更深入人心，不管共方、国方、日方还是平民百姓，都喜欢使用最初的名字，毕竟这支部队和其他部队道不同，相与为谋却独成一路。于是共产党七贤庄的办事处还是被人习惯称作“八办”，青砖灰瓦，虎踞龙盘在后宰门街和北新街十字东北角。

王立听不见武、张二人密语，葛寿芝却从每个稍高一调的单字片词，知道了话意，也远远看着八办的院子。“日本人的炸弹再偏一偏，就把咱们在西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要不怎么说日本人可恨呢。”

王立听见接嘴道：“日本人最可恨了。”

葛寿芝没理会小孩子话语，看看武伯英：“府上的宅子呢？”

王立积极指给他看：“就是那个。”

武伯英家的老宅院，原是旗人偏将的府第，也算高大，虽在下一条后宰门街的北排西段，却与崇廉路南排房子后院靠后院。特别是后面的正房，按老讲究打了五尺高的底子，加上丈八的脊高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

“那离得挺远，受炸弹影响不大。”葛寿芝朝南看看武宅，又看看东南边的七贤庄，再朝西沿着街道看看杨虎城的止园公馆，最后把目光朝东望去，停在崇廉路中段的一座巍峨门楼上，“那是蒋鼎文的公馆吧？”

武伯英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

“别看这小小的背街，却是藏龙卧虎之地。”

“我不过是条病猫，碰巧给龙虎做了伴儿。”

房屋挨炸的热闹离得太远，也没什么好瞧的，几个人就朝南再走，要去武家宅院。不料整片区域都已经戒严，后宰门街口也被警察把守，不让进入。武伯英问了，解除戒严时间没个定数，路边实在不是说话地方，就吩咐王立在此观望，邀请葛和张到前面不远的“尔雅茶社”叙旧。这边的警戒一解除，王立即去茶社报告，再回武宅待客。王立虽不愿离开主人，却不敢犟嘴，只好留下。三个大人继续朝南走了一截，快到莲湖街口，就进了尔雅茶社。

日机轰炸刚过，是尔雅茶社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刚从隐蔽地点回来的有钱人，喜欢小聚于此，说些所见所闻，排解刚才的恐惧，庆幸残生尚存。有些暂时回不了家的，也三五个一起前来，听听各处的稀奇事情。所以尔雅的掌柜和伙计，早早从莲湖街的防空洞出来，拆了铺板开门营业，把轰炸前烧开水重新煮沸。

店内上下都认识老茶客武伯英，掌柜的忙迎了上来，按意思把三人带到最僻静的“西江月”雅间，吩咐伙计冲泡上等陈年谷花普洱茶。斟上三杯，茶香满室，烫嘴不能就喝，三个人都把杯放在口鼻前，贪婪地嗅吸，想把体内的硝烟味道尽快吐纳干净。

葛寿芝用香茶润了干唇：“你觉得西安现在形势怎么样？”

武伯英放下杯子：“很好，全民抗战，群情激昂。”

“你知道我问什么？”

“那就还是老样子，蒋鼎文就是过去的杨虎城，胡宗南就是原来的张学良，中统室就是原来的党调处，军统站就是原来的军特处。有变化的是共产党，原来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如今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我一个局外人，看到的只有这些。”

“你虽雾里看花，也如瞎子吃枣，心中有数，掌中有核。”葛寿芝既是恩师又是长者，说什么玩笑话都不过分，“事变之前，共党只有刘鼎、南汉宸等几个露出水面。如今露出的是一个机构，八路军办事处。那么水下，该藏着的总是藏着，把家底都拿出来的，那是败家子。”

武伯英点头同意。

葛寿芝如同在特工总部培训基地一样，面对旧时的学生侃侃而谈。“我估算过，西安这条战线上的双方，人力从总数上看都没有变化。我们这边，警、保、宪、特两万人，他们那边还是两百人。这两百人，当然不包括七贤庄。露出水面的，从此做了芦苇，扎根水中长在水外。水下的鱼藻，也有组织的，一根损失了就会有一根接替。那么就有一个比例，两百对两万，以一敌百。反过来就给我们一个难堪的比例，以百对一，还是高射炮打蚊子，尽出尴尬事。我们也需要以一敌百的人才，齐北曾经给我说过，你就是百人敌。我俩有一样的眼光，伯乐相马，凭骨辨驹。你是我的学生，虽然相处短暂，也看得出来。”

武伯英揣测出他有起用的意思，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。“您来西安，就是为了

买我的骨头？”

葛寿芝不管他的态度：“你还有骨头吗？”

武伯英难看一笑，自谦道：“你派来的刘天章，才是百人敌，千里马，我不是。”

张向东插嘴道：“刘天章，小角色，在中统局里根本挂不上号。”

武伯英嘴角带着一点冷笑，听他夸夸其谈的评价，多了些不屑。

葛寿芝哑然一笑：“前年我从培训基地出来做事，虽然在一处挂单，实际是全局共用的。老家伙，算是智囊，三个处有什么大事，总要拉上我。这次一、二处扩局，党系、嫡系彻底分家，老头子让我选，我还是选了徐老板。为此戴老板还很不高兴，说中统没干头。但我这个人，还是爱认老关系。中统几个老家伙，死的死、走的走，基本就剩下我了。徐局长也老了，我不能因为军统势头猛，就临阵倒戈，会伤人心的。”

张向东插嘴道：“葛主任现在是幕僚长，在下是政治科长。”

葛寿芝将杯中残茶一饮而尽：“军统局有个主任秘书郑介民，徐局长就给我安了个幕僚长，我也是勉为其难。”

武伯英又给他续上茶，然后把自己的也喝完了，葛寿芝在联合会报时节于自己有恩，正是他的从上支持，才斗倒了胡汉良爬上党调处长的位子。那几个月犹如昙花一现，虽然短暂却美丽异常，紧接着就被西安事变摧毁了，但只有自己知道，引发西安事变的正是自己。“那么你到西安来的大事，也是中统的？”

“不是，军委的，老头子布置的。”葛寿芝的老毛病就是喜欢炫耀，原来在特工总部培训基地当主任，手下都是受训学员，他的性格不成缺点，反倒在学习员中树立了高大的校长形象。学校圈子特殊，学员之间除了成绩优劣，没有实际利益的争夺，而且他是最高头子，炫耀、孤傲、显摆这些毛病，不成其害。后来进入特工总部，接着负责联合会报，现在又进入中统局，这个缺点就异常明显，以至于成了残缺。

“不管中统军统，我都不感兴趣了。现在已经成了这样，病身子，闲脑子。看书看到天亮，喝茶喝到天黑，心愿也就足了。”

葛寿芝吹了一下嘴唇，打断他的话。“你也别把自己说的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你都知道八办的地道，还知道警局修路，真神了。未卜先知算来的，腾云驾雾看见的？”

王立进来报告戒严解除时，张向东正眉飞色舞，沉迷于对武伯英的恭维。他背对雅间房门，回头看了看王立：“小伙子，你光听你干大收拾日本人的事了吧，你不知道他原来，把军统和共党，都收拾得不轻。”

王立不知话意所指，没有回应，关上房门。

张向东扭回头，说起来停不下：“当时您要不被刘鼎下毒，如果把张杨兵变的情报送到领袖那里，那可真就改变历史走向了，就可不是现在这样了。一处、二处扩建成局，丁默邨的三处，就凭空没了。虽说有各种原因，但说到底还是领袖不愿再用他。当时只要您把情报早一个小时送给领袖，谁敢说如今在军统、中统之外，不会再出个第三统呢？也许我现在，就该尊称您武局长了。”

葛寿芝眼神制止不了他，只好作罢。武伯英脸憋得很平，没有悲喜。

“咱们中统同仁现在谈起您，都佩服得紧。说起您当时的丰功伟业，还神往不已。不过卑职一直奇怪，怎么说起您，用了那么不好的绰号——橡皮人。今天有幸见了您，才知道您为党国不惜性命，中了敌人毒药，真成了橡皮人。”

貌似糟蹋的夸赞，是恭维的最高境界，不等葛寿芝和武伯英微笑，王立先发作了。他没拐过弯子，只觉得张向东侮辱干大，左手一把抓住他后脑头发，狠狠朝桌上磕去。张向东毫无防备，脑袋砸向桌面，把茶杯茶壶磕了出去，茶水洒了一桌。王立屈臂欺身，左半边身子死死压住了他的头，右手从裤兜迅速掏出个物事架在他的左颈大动脉上。事发太快，等葛、武反应过来，张向东的脸在茶水里滑蹭，却不敢抬起，也不敢说话。

“你干啥？放手！”武伯英赶紧过去掰王立的手，凶器原来是那个耀瓷碗底，锋利的一面犹如刀刃，已经压进了张向东的颈部皮肤，只一划鲜血就会喷薄而出。葛寿芝见状只顾惊讶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武伯英的手都掰白了，终于夺下王立手中瓷片，将他狠劲拉开，一把甩得撞在墙上。张向东连忙捂着脖子爬起来，惊恐地睁圆眼睛张大嘴巴，退到另一面墙边，魂飞魄散。赶紧放手看掌心，没有血迹，带着哭相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葛寿芝皱眉咧嘴，看看武伯英，看看王立，看看张向东，满脸不相信。

“你干啥？！”武伯英张手打了王立一个耳光，才把充满野性的干儿子驯服，靠墙站着低头不语。他是文人，不会真正粗暴对人，有时使用暴力也是迫不得已。现在做出最大努力，打了这一耳光，自己脸上也火辣辣的。

张向东也被打醒了，捂着脖子不敢骂，只是反复唠叨：“你这孩子，这个样子。你这孩子，这个样子。”

葛寿芝看着他，关心中带着厌烦。“你们政治科，话总是太多。把脸上的茶水擦擦，回去吧。别去见刘天章，直接回招待所吃午饭。我跟武处长回他家去看看，你不用管我了。刘天章要问，就只说找到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说。如果想说什么，对着墙说。”

张向东惊魂未定，下意识点头，用手抹了抹脸。然后把椅背上挂的皮包摘下来，不敢靠近，伸直胳膊放在桌上。包里装的东西，就是葛寿芝这次来西安，给武伯英带的几瓶药水。

西安事变猝然而发，不说党、政、军各方，情报界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。当年的调统局一处长现在的中统主持者徐恩曾，在南京高层应对研究会上三缄其口，明显倾向讨伐派主张。而原来的调统局二处长现在的军统掌门人戴笠，主动请缨要去西安陪委员长坐牢，他唯一的靠山就要倒了，开罪过千万仇人，今后将会生不如死。戴笠到西安后即被张学良禁闭，关押了五天五夜，直至和平解决才被释放，鬼门关里晃了一圈。而两个特务头子在西安的代言人，反应也是截然不同，与上峰刚好相反。党调处的武伯英发现了兵变蛛丝马迹，事关重大暂不敢捕风捉影上报领袖，只身赴龙潭虎穴，到牙医诊所试探共党秘密代表刘鼎。军特处的警察局长马志贤，听见第一声枪响就跑得无影无踪，致使华清池外围特务防线形同虚设，张学良警卫团和委员长卫队直接交火，子弹都打穿了五间厅的玻璃窗，让领袖陷困蒙辱。时至今日关于西安变变的佚事，军统上面勇敢下面逃兵，中统上面怕死下面舍生，已经成了定论。戴笠狱中遗书流传开来，被当成了慷慨赴难的义士，自然受到蒋介石更加青睐。一同西安靖难之人，除了身死受伤的，不论大小都得到了重用，二员升为大员，大员升为亲信，亲信有了实权。只有武伯英似乎被遗忘，委员长没有记起他，徐老板也不好提升他，如果委以重任，等于自打耳光。当然，武伯英把蒋委员长削夺张、杨兵权的手谕送给刘鼎之事，从而激发兵谏时间提前，导致张、杨率先发难先发制人，除了张、刘再也无人知晓，而这两人不会公开。于是，武伯英到牙医诊所截杀刘鼎阻止张学良发难这个虚构，被传成了板上钉钉的真实，成了中统的传奇，只可惜功败垂成，差一步就要改写历史。

王立拎着皮包走在前头，于路面上挑了一颗石子，用脚踢着，接力而蹴，很快就超出了一截。人非圣贤孰能无癖，踢石子是他的癖好，也有不踢的时候，只要踢就是心情不太愉快。不愉快占多数，所以右脚鞋尖总是烂得很快。踢着踢着这颗，遇见更光滑更浑圆的，就换了那颗。最后飞起一脚将石子踢得无影无踪，也就是把不愉快抛掉了。

武伯英看看王立消瘦却充满力量的背影，语气中没有怪罪：“非常之时世，就能造些非常之人，你是，我是，他也是。”

葛寿芝略带苦笑，看看倔犟的背影：“年不及弱冠，就有如此秉性，也太非常了些。”

武伯英回以微笑：“我二弟这个年纪，也是这个样子。”

葛寿芝微微点头，知道五年前被捕杀的共党潜谍武仲明，朝前努着嘴：“这狼崽子，你还图他成人？”

武伯英的脸又变得很平。“解闷儿。”

进了后宰门街，刚才被炸的那宅院子，黑烟变成大股的白色水汽，朝上蒸腾为云柱，远远都能望见。王立拿钥匙开大门，院里一层砖土碎屑，大的如核桃，

小的如桃核，落果一地。三人进了门，王立合门扇插门闩，顺手拿起靠影壁的竹扫帚要清理地面，武伯英微笑着制止，腔口柔和爱怜，如教孩童礼数：“客来了，不兴扫地。”

王立听话放下扫把，武伯英抬腕看看表，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，腹内空空又喝了茶，胃中不免有些淋漓。“打桶新井水，把昨晚的粽子镇透。弄个蜂蜜凉粽子，再做一个蛋花拌汤。一凉一热，一甜一咸。”

王立答应一声，听话地朝后院厨房跑去，似乎干大每一句话，都要趁热执行。

武伯英领着葛寿芝进了二院天井，踩着碎屑说：“军统的炸弹，比日本飞机扔下来的威力还大。”

“还有比这大的，几天前就在西安，刚爆了一颗。”葛寿芝停下脚步，意味深长看着他，“宣侠父这个人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八路军的总参议。”武伯英也停下脚步，“报纸上看的。”

“他失踪了，就在八月一号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威力确实更大。身份特别，日子也特别，共产党的南昌兵变纪念日。离我太远，传不到这里。”武伯英脸上带着讶异，表情因为后遗症总不那么自然，微笑就是大笑，讶异就是吃惊。

“你真不知道？”

“真不知道，这么隐秘的事，报纸上没有，我能从哪里知道。你刚才在茶馆说，要和我谈大事，就是这个？”

二

武伯英把葛寿芝请进西厢房，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分宾主坐定。武伯英要看茶，葛寿芝制止，茶已喝饱了，话没说多少。西厢房以前是武老爷子的书房，旧时摆设未动，只是新增了一具罗汉床，去掉小桌铺上被褥，武伯英就在此中读写起居。和前妻沈兰住过的东厢房，两年来一直紧锁不开，似乎为留住她的味道，也为锁住旧时的光阴。就连自己也不敢启扉检视，似乎怕勾起过往，平淡的、快活的、痛苦的，不再也不敢触及。就像脚心长的疔疖，时时痒，步步疼，挠一下哭笑不得。

葛寿芝看见罗汉床的席面上扔着几本书，有开有合。“最近在看什么？”

武伯英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惭愧于自己的邋遢，过去将书整成一摞，随手拿过来一本，坐回椅子，放在手边。“昨晚看《南华经》，看到早晨五点。”

葛寿芝瞄了眼他手下压着的书皮，蓝色油布，蜡线装订，古色古香。“还是前清刻印的善本。”

“家父留下的。”武伯英用掌心抚摩着书皮，似乎上面有父亲的余温，“古籍就要看古本，不光是感觉好，真还和新出的铅印本不一样，更能与圣贤沟通。”

葛寿芝微微点头：“我也有这感觉。”

武伯英随手将书放在了中堂下的条案，搁在己侧的两只花瓶之间，一只矾红太师少保将军罐，一只粉彩渔樵耕读观音瓶。这本书由武伯英缀钉，旧瓶装新酒，笋皮包春茶，用庄子的封皮包着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他随手将花瓶朝里推了推，“还好没被震下来。蒋鼎文的公馆，离这里很近。估计爆破之前，他家的瓶瓶罐罐，都已经收了起来。现在徐亦觉的军统的陕西站，在他行营挂着，排为第四科。”

葛寿芝笑笑：“本来我要去新城见蒋鼎文，因为事情特殊，身份特殊，时期特殊。他约我直接去后宰门公馆，下午四点回来面谈。我于是先来看你，不想敌机轰炸，出了个插曲。”

“老师的心，总比学生长。”武伯英充满感激，沉吟了一下，又提起最感兴趣的，“接着刚才，说说宣侠父，您来就是处理这个？”

葛寿芝看着窗外缓缓点头：“本来与我无关，但是七月底，戴笠来了一趟西安。七月三十一号夜间，宣侠父就不见了，弄得军统脱不了干系。军统对日，中统对内，就算要惩戒猖狂的西安八办，也应是中统。但他一直把老头子的为难，当做自己的失职，主动请缨来西安。目前国共合作抗日，面子上还要顾，戴笠本意亲临，敲山震虎，打草惊蛇，让共党在西安有所收敛，并不想使用非常手段。戴笠的名头很有效，他还未到，党代表林伯渠就匆忙躲回延安。可是总参议宣侠父，自恃在党政军三界游刃有余，偏偏不走。戴笠一离开西安，他就失踪了，罪名自然落在了军统头上。”

武伯英侧目看他：“那这也不关你们中统的事啊？”

“是不关，却紧关。两统刚分家，气都没消，戴笠认为是徐恩曾搞的，故意挑他的日程挟私报复。总裁就点了我来处理，你知道我在总裁那里，也挂了一号。有难办的事，还是喜欢交给我，在特种联合会报时期，他就认准了我。”

武伯英没听他的继续卖派：“中统干的，倒是有可能，也不怪戴局长怀疑。军统对日，中统对内，所以在敌战区，南京、上海，沈阳、北平，天津、济南，太原、洛阳，军统的实力和成绩，如今都要超过中统。而在两广、两湖，西南、西北，双方势均力敌。独独在西安，不管从哪方面来算，中统全面超过军统。我想戴局长亲来，也想要督促徐亦觉等人，改变在西安的下风之势。他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什么事都要做好，什么事都要做绝，不给自己留遗憾，不给别人留余地。”

“你是越来越像齐北了，没有不明白的事。”

“不是个明白人，所以就要绞尽脑汁，把事想明白。”

“齐北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最怀念的人，很高兴他能把衣钵传给你。所以